



“无毒先锋”毛达：

■ 方澍晨 谢雯雯

撬动电商平台为消费者“验毒”

一间借来的化学实验室,桌上排开试管架和从各大电商上买来的销量十万以上的爆款口红。这是民间环保组织“无毒先锋”的创始人兼学术主任毛达,正在拍摄一则短视频。

“检测结果显示,这款口红的铅含量12000ppm,超出国家标准1199倍;铬含量是1800ppm,超出国家标准……而这款口红在电商平台中强调自己‘天然’‘无毒可吃’‘孕妇可用’。”

“超1000倍的毒口红实际上就在吃铅。”

为了最终不到五分钟的素材,毛达特地从北京大东边奔波到大西边。

刚刚踏入“四十不惑”年纪的他有了新的困惑——如何学会表演。或者说,毛达更迫切想知道的是,如何才能让自己的“验毒”视频在短视频平台上成为“爆款”。

死磕“隐形污染”

75后博士毛达有一颗想做“爆款”的心。毛达希望,通过他的短视频,通过替普通消费者充当“中国产品验毒师”,能有更多人知道“隐形污染”的存在。

毛达说,大家目前热衷谈论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其实谈的是承担污染的环境媒介。有一种污染,已经悄然跨越了媒介。

“一种有毒化学品,可能今天在水里,明天在空气里,后天进入土壤,然后到人们的食物里。”铅、汞、镉、二噁英、邻苯二甲酸酯……有毒化学物质埋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口红中铅过量将危害智力,危害孕妇胎儿大脑发育。芭比娃娃、小黄鸭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酯等增塑剂对肝肾有毒,过量会引起儿童性早熟。梭子蟹里镉过量,将导致肾结石、骨质疏松和骨骼萎缩。

国内外也有更多的学者和科学家试图让身边的有毒化学物质的危害更加“显性化”“货币化”。例如,北京大学环科与工程院刘建国课题组2019年1月研究指出,2010年,中国由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学品(增塑剂)暴露,导致直接社会经济损失约达572亿元,以男性不育疾病负担最严重。

但目前,除了少数“镉大米”、“癌症村”、儿童血铅等大规模事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近在身边的有毒化学品,更没有成体系的数据记录它们,其中的很多,甚至尚未被国家认证为“有毒”。

面对“隐了形”的化学品污染,毛达却不打算坐视不管。他想做的,是为中国“去毒”。2017年,毛达创立“无毒先锋”,希望能够让有毒化学品成为环保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从源头上对化学品进行管制。

毕竟,现在市面上的产品测评和“验毒”都只是权宜之计,要求每位消费者都成为“产品验毒师”来规避危害,并不现实。

危害健康的有毒产品,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被生产和售卖。

污染随电商一同“下沉”

不过,管也要有策略地管。

有毒产品是个庞大的体系,从生产端到消费端链条特别长,其中充斥着资本、法律、社会的博弈。“无毒先锋”需要找到一个支点,来撬动体系的改变。

毛达和团队想到了电商平台。电商处于连接下游消费者和上游生产、供应商的中间环节,如果能推动电商有意识、有机地不再接收和售卖有毒产品,上下游都将感受到“信号”。

极光大数据《2018年电商行业研究报告》显示,电商用户家庭每月在电商上的花费占家庭总支出的21.9%,中国头部电商中前十名电商的月活用户(MAU)已超亿人大关。16-35岁人群为电商的主力用户,占比达85.1%,其中16至25岁人群占比近四成。

电商已经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从超一线城市到四五线“下沉市场”,随着各大电商平台渗透全国,隐形污染也跟随流遍全国。年轻人是电商使用主力,也因此最有可能成为受害的人群。

2018年8月,中国首部界定电商平台经营者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与责任的《电子商务法》正式出台。其中,消费者安全保障方面,电商平台对关乎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与服务的审核义务,从三审稿时的“连带责任”、到四审稿时的“补充责任”,再到最终变成了折中、模糊的“相应的责任”。

法文字眼的细微修改,背后藏着电商平台、社会公众、法院等各方利益主体间的厮杀博弈。

在法律上的责任界定仍较为谨慎的情况下,“无毒先锋”希望通过日常的科普和倡导,加强电商作为平台经营者的责任承担。

艰难推进:电商是敌人吗?

“第一次见面,气氛有些紧张。”毛达回忆起与中国某超大型电商平台公关初次见面的场景,对方似乎怀疑他是竞争对手找来的“打手”,“明明那家平台这种问题也很多,我们为什么不报?”

那次,毛达无意的检测中发现这家电商上买的销量超10万的小黄鸭玩具“有毒”。

后来,毛达和团队又从中国多家主流电商平台上,大批量购买了一些大销量日用品,交到第三方机构“验毒”,并

整合各地市场监管局、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

确实不单单是一家电商的问题。

22款送检的宝宝洗澡时玩的小黄鸭,73%检出增塑剂含量超标110~417倍。10款销量10万以上的口红中,几乎一半(4款)产品铅含量超过国家最大允许限制的4.8至1199倍。他们送去“验毒”的中秋节的月饼塑料托盘、万圣节用的僵尸牙,还有梭子蟹、化妆品等产品,检测结果都“有毒”。

此外,“无毒先锋”经统计发现,三大电商平台上销量排名前300款的小黄鸭,只有一半产品有3C认证信息发布。在其抽检的5款拥有合规3C认证的塑胶玩具产品中,作为检查指标之一的增塑剂依旧严重超标。

3C认证即“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对涉及人类、动植物健康安全、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的产品进行认证。这一认证制度从2009年9月已开始实施,原以为能保障消费者健康,却在此时几乎形同虚设。

发现问题严重性,毛达和同事们开始找客服、打监督投诉电话,尝试一切可能渠道联系电商平台,还向毒小黄鸭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结果呢?起初,他们连电商公关的面儿都见不着,从监管部门也没收到理想反馈:商户已提供3C认证信息,不予立案。

“无毒先锋”只好根据检测结果,联合中国绿发会发布了一份化学品安全调查报告。因为投放了电商广告,大部分媒体甚至不愿意报道此事。一家主流媒体主动找到毛达,结果是发稿当天就被撤了稿。

直到几家网络媒体开始以“有毒!”“危害儿童生殖系统”“导致儿童性早熟”等醒目的标题报道,深圳一家电视台跟进,电商公关才露面,主动联系了毛达。

后续接触的几家电商中的一家派来了品控部门,“他们做得比较好,没把这当成公关事件”。

毛达认为,这远远不应该只是公关部门的事情,电商也并非他们想要打击的“敌人”。

除下架有毒产品、自查等诉求外,现阶段,毛达想做的,是推动电商平台在三年内建立起一套监管体系,真正做到有意识、

有机地向有毒产品说“不”,让毒小黄鸭再也不能“游”进中国孩子的澡盆。

“看不惯专家说假话”

2004年,澳洲环境学硕士毕业回国的毛达投入环保事业。

2007年前往北师大进修环境史博士期间,他把北京大部分垃圾处理设施,分类回收的、填埋的、焚烧的跑了个遍。

他曾目睹垃圾焚烧厂旁村民在污水和臭气中无法搬家的绝望生存状态,曾用照片和文字记录城市周边的污染乱象。2011年,他为居住在垃圾焚烧厂边的普通家庭出庭举证——他们刚出生的儿子被诊断为脑瘫。

证明环境损害与受害者健康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向来是环境诉讼案中的难题,法院认为此案中的因果关系举证不足,案件以原告败诉告终。

二审败诉后,毛达曾向《京华时报》采访者透露,他并不后悔。“拿自己的知识去触碰现实问题,可能是最好的学术研究,这样才可能逼迫学者进行更深的思考,也挑战着学者的良知和真正的学术突破能力。”

“如果让我说实话,我是最看不惯专家说假话”。同样作为“垃圾专家”的毛达这样直白解释自己坚持的动力。

“(垃圾混合焚烧产生的)二噁英是世界一级致癌物,世界卫生组织都定调了,而且把理由说得很充分,他们非说证据不足!”

他觉得,人生在世不能只相信“强因果”,很多事情也好,污染也好,不能因为现阶段证明不

了因果关系就当不存在、不重要。他相信,天空、海洋、土地的环境都是有限的,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不能无节制的生产、消耗和污染。

踏上新征程!

2011年,毛达联合伙伴共同发起“零废弃联盟”,搭起一个公益组织、环保人士的合作平台和行动网络,目前集结了超过100个人和团体成员来推动中国的垃圾分类管理、循环经济事业。

2017年,国家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他很振奋,自己和伙伴们奋斗十余年的垃圾分类管理议题,终于获得了更实质的国家政策支持,也有更多政府、市场资金注入。

“零废弃联盟目前运作比较成熟,我可以暂时往后撤一撤了,但化学品方面很新,还没什么人做。”

毛达选择再做一次开拓者。在早年死磕垃圾处理,与说假话、片面话专家争辩的时候,毛达便关注到了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等高毒污染。他发现,这些有毒化学品,正在以一种更隐蔽、更慢性的方式危害地球生命。

科技裹挟着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传播工具、政策风向可能继续变化,本该“四十不惑”的毛达,未来大概率还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经历更多无措和笨拙。

不过,通读环境史,又曾在垃圾议题鏖战中迎来过“曙光”的毛达,早已摩拳擦掌,做好了又一次长期战斗的心理准备。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送检的电商小黄鸭样品